

宁子 作品
NINGZI WORKS



薄爱

The Thin Love

一生拥有一次爱情的人，
他们是爱情的宠儿。
而你我，皆不在此列……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薄爱

宁子 作品
NINGZI
WORKS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宁子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薄爱/宁子 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
公司, 2011.4

ISBN 978-7-5470-1352-6

I. ①薄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7362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商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235mm × 165mm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16

出版时间: 2011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1年4月第1版

责任编辑: 陈丹

策划编辑: 琅川

装帧设计: 媚文花书工坊

ISBN 978-7-5470-1352-6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11
第 三 章	21
第 四 章	26
第 五 章	31
第 六 章	38
第 七 章	43
第 八 章	52
第 九 章	57
第 十 章	66
第十一章	74
第十二章	80
第十三章	90
第十四章	97
第十五章	102
第十六章	108
第十七章	120
第十八章	127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131
第 二 十 章	136
第二十一章	142
第二十二章	153
第二十三章	162
第二十四章	167
第二十五章	177
第二十六章	182
第二十七章	188
第二十八章	195
第二十九章	203
第 三 十 章	210
第三十一章	214
第三十二章	220
第三十三章	228
第三十四章	233
第三十五章	239
第三十六章	245
第三十七章	249

第一章

CHAPTER 01

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，第一次坐了头等舱。

只是迫不得已。母亲再度病发入院，周赫打来电话，说母亲这次，恐是凶多吉少。

周赫是母亲的主治医生。

彼时，我在广州出差，赶到机场，只余一张头等舱的票。

自然，公司不会为我报销头等舱的机票，经理出差，也不过是购打折机票。但那时那刻，又哪里管得了那么多？只想着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
不想她走时太孤单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

好在有随身携带的信用卡，买下那张机票。机场服务人员告诉我怎样换登机牌，行李如何托运如何取。

不知道飞机起飞前播音员在那里说些什么，心里空荡荡的听不进去。只听到关闭手机。在关手机前，看到周赫的一条信息：拂朗，你要好好的。

医生和病人的家属，相处久了，也会有另外一种熟悉。比如我和周赫。他不是我的亲人、朋友、或其他，但是，他却知道我的生活真相。他每次见到我，

都是我最窘迫的样子。因为母亲病发而慌张仓促，久了，我习惯了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掩饰，无助、发脾气、或者恐惧。

倒是他的镇定慢慢让我在这些年变得从容了许多，他对我承诺，会让母亲陪我走到最远。而这些年，我的内心也在现实的磨砺中日渐坚韧冷漠。

所以我说：你放心，我会。然后关了电话。

作为医生，他对我和母亲做的，已经太多。多到，不能再用谢这个字来表达。

然后飞机开始了起飞前的滑行，那样快，那样快。我知道会很快，但我不曾想到是飞机的起飞是那样的轰鸣，那样惊恐，让我的心忽然之间那么沉重地坠下去。

慢慢地，我用外套蒙上脸，任由一颗心在飞机的起飞中沉坠下去。

并没有哭，只是无限悲哀，觉得自己是不幸的，和这样的命运一再狭路相逢——我五岁时，父亲因公殉职。父亲是警察，英武神气，幼年时，我当父亲是钢铁战士，无坚不摧，可以任我依靠一辈子。

虽然那时，并不知道一辈子是多长。

钢铁战士却早早倒下，父亲离开时，母亲只告诉我他去了天堂，说那是好人才能去的地方。

记得还曾幼稚地问：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天堂找爸爸？”

母亲无语。她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一个五岁的孩子什么是生死。

但我很快便懂事，很快知道天堂和人间，永无一条路可以相通。相通的时候，就是生命尽头。

母亲并未再嫁，一直有人来劝说，母亲的家人，甚至后来父亲的家人。

但母亲很坚决，只说是生怕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委屈了我，于是年纪轻轻，一个人带着我度日。她很倔犟，倔犟到最后连和亲戚的来往都省掉。她知道他们都在躲着我们母女，生怕有麻烦缠身——亲情，在很多时候也现实得足够冷酷。

于是我早早知道，这世上，能让一个人真正依靠的情感，并不多。

记得父亲离开的最初几年，逢年过节，会有人来看望我们，送一些东西，还有钱。父亲的朋友或同事。后来，渐渐地不再有人过来。不再有任何人以父亲的名义来关照我们母女俩的生活。

我问母亲，他们将他忘了吗？

记得母亲答我，拂朗，谁都会忘记谁，不是他们的错。

我似懂非懂，因为我想，我不会忘记父亲，永远不。

但后来我知道，我能记得的，也只是他遗像中的容颜。而记得，是因为他是父亲，我不许自己忘记——他曾给过我的一些记忆，渐渐模糊了。

他走得太早，而那时我还太小。也由此，我认可了世人对父亲的忘记，一如母亲所说，谁都会忘记谁。

母亲原本在一家企业做会计，收入平平，但也能维持我们的生活。后来，企业效益下滑，第一拨裁员，就将母亲裁了下去。那年我十七岁，正读高三。

生活艰难的一面凸现，但是我并没有抱怨，只是觉得母亲太不容易。因为有资格证，她被聘到私人企业继续做会计，但时间非常紧张，周日也不休息。而她又从来不想在经济上委屈我，并一定要让我穿得漂亮得体。她在父亲走后，从来没有悲悲戚戚，她告诉我，想让爱我们的人安心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好好活给他看。

母亲说的这个爱我们的人，是父亲。

她做到了，一直努力好好活着，抚养我。抵抗一切磨难，除了最后，她无法抵御的疾病。

如所有单身家庭中成长的孩子，我在人生的夹缝中早早成熟，甚至年少时，已经知道不把在外面承受的委屈回家倾诉，也渐渐学得坚强坚韧。虽然母亲曾经一直试图说服我，像别的小孩子那样，多交一些朋友，接触多一些的人，学会互相照顾或者寻求帮助。

但是，我生性太自负，不肯委屈自己一点儿去迎合别的孩子。我在家庭发生变故后将自己的生活铸起一个坚固堡垒，不允许别人走进来。

记得小学时，因为有小孩子说我没有父亲，我便和他们打架，从不服输。真正打到头破血流过，像男孩子那样。并且打痛了，也不哭，不告状。

为此同班的那些女孩子有些怕我，和我保持距离。

我也为此没有朋友，并慢慢习惯。

成绩倒是不错，没有朋友的小孩子会把时间更多一些用在读书上，何况，我知道我必须那么做，早早成才，减轻母亲的负担，让她停下来奔波，过几天清闲日子。

大学选修经济，为了日后工作好找，且有可能多赚一些钱。

大学的开销很大，母亲将家里那套二居室的房子卖掉，换到位置略差的小房子里，多余出来的钱，供我读大学。也是她早早做的打算。

她为我人生的试飞期做好了一切准备。

读完大学靠着自己左奔右突找了份也叫做白领的工作，收入算是说得过去，母亲也终于可以放下生活重担退休回家享几天清福，身体却又不行了。

是彻底不行了。

我早早不太会为人生中的一些事情难过，可是，这无法不令我悲哀。

“妈，你一定要等我。”我在外套底下喃喃絮叨。

却听到回应。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似经过二十七层精致工序过滤的纯净水一般清澈，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很礼貌的口吻。

我将外套撤下来，转头看旁边的男子。甚至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坐过来，我被带领到位置的时候，旁边的位子好像是空的。

他竟是如此好看的男子，年轻，干净，有着柔软高贵的唇，似真空中成长起来、不曾沾染尘世纷扰的透明眼瞳，泛着淡淡的婴儿蓝。

衬衣雪白，雪白——只有这样的男子，才衬得起这样雪白的衬衣。

我冲他笑笑，为他的关爱和询问——这在经历属于我自己的悲哀，与他没有关系，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然后我说：“不，我没事，我不曾坐过飞机，有些害怕。”

我没有为我的坦白尴尬，这个世界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很多，这个世界上的穷人很多，我知道也许很多人，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真的飞机。我不想为此

羞愧。我早已不为人生任何尴尬和难看的事羞愧。在这样人生里，我没有多余的精力虚伪。

他是略显愕然的，为我的坦白，或者我所坦白的事实。但他并没有露出任何鄙夷，很快就平静下来，依旧略有担心地看着我，然后，探过身，小心地替我系上安全带。

是，我没有系好安全带，好像听过了航空小姐的提示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，飞机于我而言，曾经太陌生，太高太远。

他探过身时，我嗅到他衣服上的味道，淡淡的清香。

我从来没有留意，男人也会有清香的味道。

奇怪，我第一次坐飞机，竟邂逅我有生之年从不曾见过的优秀男子。

但我没有心思多去留意他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好像还一直不曾认真留意过异性——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思。

飞机终于停止攀升，开始平稳飞翔。窗外云朵似放大的棉絮在身边飘移。我的心不再下沉，这一刻，觉得外面很美。

我并不恐高，相反还是孩童时，就曾渴望可以飞翔。大学时，第一次坐过山车，因为一张票可以重复，我一直坐过二十遍才肯罢休。甚至，没有在那种飞驰的旋转中尖叫和惊恐，没有闭上眼睛，而是就那样清晰地看着旋转的天空，感受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的速度。

觉得很美，很享受。

也许所有生活在物质底层的孩子，都曾经渴望过飞翔。

转头看了许久，阳光忽然自云层透过来，那样强烈，有些刺目。

我微微转头。

男子立刻察觉，伸手替我合上遮光帘。又问：“要不要喝点东西？”

依然是礼貌的略有点担心的口气。

我叹口气，“飞机上不提供酒水是吗？啤酒也不一定有吧？”

我不是幽默，不是同他开玩笑，这一刻，我有此愿望。

而我这样一问，男子似乎更加担心，“喝点水好不好？或者果汁。”

“好吧。水。”我选了其中一样。虽然此刻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喝上一杯那
种岛城的夏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的清爽的扎啤。

只是想感受那种清凉和爽快，以此逃避在心底泛滥的悲哀。

并没有被满足。

我这样说了，男子好似才松口气，喊来空乘服务生帮我要了杯水。特别说，
白开水，暖一点的。

虽是冬天，机舱内却温暖如春，而我并不太喜欢喝热水，只是我并没有多
说，我不是矜介矫情的女子，何况是这样的境况下。

空服小姐很快把水端过来，递过时，他先接过来用手背试试杯子的温度，
才转递给我。

这个男子的细致，和他的教养有关，所以这样的举动，让我有些感动。

慢慢喝下那杯暖暖的水，心里平静一些。慢慢想母亲的病，想它已经折磨
她太久，我曾经在很多个夜晚，看到母亲因疼痛无法入眠，靠大把的药物来
缓解。

如此疼痛的人生，离开，对母亲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——我并非冷漠，
只是活得现实认命。觉得自己五岁起就已是大人，不像很多被宠爱的女孩子一
样，永远在人生的各种小小磨难面前自怨自艾。

我早就失去自怨自艾的资格。

感觉旁边的男子一直在看我。礼貌上，不好一直注视，但总是下意识转头。

我知道，他好奇，这是个黄金男子，和我来自不同的世界。我遇见过但不
曾真正接触过所谓的有钱人，但是，我分辨得出。他腕上的表，不是有钱人都
喜欢的劳力士，而是优雅的江诗丹顿，高贵而不张扬，我偶尔在一些酒店派送
的时尚杂志上见过那款手表。当时很是感慨，想，同是行走于这世间的人，但
人和人的人生多么不同。有些人，只是戴一款表，就足够许多贫穷家庭过一
辈子。

比如，我身边的男子。我知道，他和我的生命截然不同。他定然从来不曾

邂逅过我这样的女子，穿棉布格子衬衣，袖子卷起来。衬衣甚至起了皱，陈旧的牛仔裤和帆布的球鞋，头发凌乱，一脸倦容，第一次坐飞机却坐了头等舱，不晓得系好安全带——如此粗糙，却又那样漂亮，甚至在略略拮据的生活中长到了一米七。

漂亮，是苦难生活赐给我的意外。

面对这样一个女子，也许任何一个男人，都有理由好奇。何况是和我生活距离相差极大的他。我知道，他看我，也许就像一个孩子看见一个不一定真正有趣但不知道玩法的玩具，充满好奇，没准还想要拥有。

我能理解，所以不拒绝他偶尔的注视和他并不过分的照顾。但是我很清楚，一旦开口，我和他之间，应该不会有真正共同的话题。而且，我不想说话。我二十五岁，第一次真正穿越高空做这样的飞翔，是赶回去见病危的母亲最后一面——这样的悲哀，我不能也不想同任何人说，我只想沉默。

所以，过了一小会儿，我重新蜷缩起身体，蒙上外套，装睡。

模模糊糊地，听见男子又跟服务生要小毯子，感觉到他，小心换下我身上已经有些脏了的外套，将毯子盖上去。

我装着已经睡着，在我清晰感觉到的他给我的温暖里。

他再也没有说话。他的确有好的教养。

飞机下降时，我被强烈震动惊扰，身体朝前倾去，不由去抓座椅扶手。

“没事的，”他轻轻按住我的手背，“我们到了，你别紧张。”

我的手在他的手掌里轻轻一颤，终于，没有抽回去，任由他握着，在他掌心温暖的温度中平静下来。我却并不看他。

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目光注视他。

飞机停稳后，他放开手。然后探身，帮我拉开安全带。

他这样仔细，连这样的细节都记得，非常绅士。

我笑笑，这才转头，和他短暂的对视，并没有尴尬。我只是在短短航程遇见他，擦肩而过，陌生人之间，无须过多客套，也无须为什么而尴尬。

从下飞机到出机场，他却一直跟在我后面，甚至陪着我去取了行李。他说：“我也有行李呢，我们一起。”我知道，其实，他是有点怕我不知道行李如何取出，在婉转地引领我。

其实他的担心并不多余，上飞机前，就这个问题，我问了那边机场的服务人员才知道。

等了几分钟行李才过来，只是一只几十元钱买的帆布拉杆箱。

他要帮我拉箱子，我拒绝了，他的手里并没有空着，也有一只同样大小的黑色皮箱。那箱子上有英文。我英文水平还说得过去，但我没有去读。

我不介意，和他比，我原本就是穷人，非常贫穷。

接他的司机开一辆小巧的跑车，并不张扬。司机穿了黑色西装，很整齐。

我知道，他定然是个内敛的有钱人，真正有好的修养和品位。不像她之前见过的那些有钱人，恨不能把支票做成衣服穿在身上。告诉所有人，他有多少身家。聒噪、张扬。

他不是。

但是，他却如此年轻，该是和我相仿的年纪。

低头，不由苦笑，早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会被命运锻造得极其不同。没想，就这样活生生地对比出来。我身边的，是一个黄金男子，华丽绚烂。而我，只是一捧野草，生得漂亮，命运粗糙。我知道许多野草会梦想移入美丽的水晶花房，从此被精心呵护，温柔眷顾。

但我，从来无此愿望。

也许是怕移植的过程会受伤害，也许是怕移植后水土不服。还也许，是我觉得那种移植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委屈。

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做尝试。

所以，我只是礼貌同这个黄金男子说了声再见，并不多看他一眼，便拉着行李去找机场大巴的停靠点。

没想他追上来，“小姐，可不可以，让我送你一程？”

明明是帮忙，又那样礼貌周全，生怕显得唐突。

我只想了几秒钟——这个时候，时间对我来说弥足宝贵。一切都可以忽略

不计。

于是我说：“好。”

他仿佛松口气，司机机敏地拿过我的行李放进后备厢时，他已替我拉开车门。

途中，他无比诧异我的目的地是医院。

我这才说：“是母亲，我母亲病危。”

纵是再好的修养，他也忍不住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然后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。仿佛是他做错了什么。

我知道，他是为在飞机上和我的搭讪道歉，在他看来，打扰一个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女子，是不礼貌的并且是有点残忍的吧。

但这真的不是他的错，我不能将我的不幸福归罪于任何人。我摇摇头，靠向靠背。他实在不需要说对不起。

他也不敢再多问，只叮嘱司机快一些，再快一些。

在医院门口，我下了车，同男子说谢谢，转身便朝里走。

他又追上来，“要不要我……”

“不，不用。”我摆手，我同他，只是陌生人，从前，或者以后。我很清楚这一点，所有的萍水相逢，无须再做过多无谓纠葛。尤其是男女之间，尤其是这样的一种相逢。我不是幼稚女子。我不爱幻想。

他不好再说什么，眼神里充满担忧，站在那里看我进了医院。

我没有回头，但是能感觉出来，他一直站在那里，也许会一直到看不见我才会离开。好奇是喜欢的前提，这些年，虽然我从未正式恋爱，但我和不同的男人周旋，能够很清晰地辨别出各种微妙情感。我知道，这个多情的黄金男子，对我有好感，只是他并不知道，他遇错了人用错了情意。我对他不该有兴趣——这是我的自知，小时候，同龄的女孩子都跟着妈妈要芭比娃娃时，我要的玩具，只是一个手帕做的小兔子。

很早便这样清醒自知，不要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切。从不为虚幻的事物做任何无谓努力。是的，我不幻想。幻想只会让我活得更加不快。

我知道我会和这个黄金男子就此别过，永不再见。

无论他有多么美好。

没错，他很好，很美好，优雅高贵，年轻多金，充满爱心。

但是，他不是我的。他不会是我的。

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和他说再见。

第二章

CHAPTER 02

在病房门前遇见周赫。这些年，他似乎没有任何改变，略略消瘦，气质清雅，穿干净的白长衫，有着深刻深邃的眼神。

年少时，母亲曾让我叫他周叔叔，我记得，十八岁之前，我叫过。后来我大了，叫他周医生。

不太确定周赫的年纪，而男人在某个年龄段的变化又那么小。

我说：“周医生。”

周赫点点头，“拂朗，回来就好，去陪妈妈，别的事，以后再说。”

他为我推开门。

母亲已在弥留之际，非常消瘦，非常非常消瘦，似乎只剩骨骼。而我出差不过离开几天。原来生命是单薄的，几天的时间，似乎连生命的血脉都消瘦下去，只余枝干。

而这样的母亲，却依然记得问我，“拂朗，我是不是很难看？”

“不”，我轻轻帮母亲梳理头发，然后为她别上一枚发夹。“妈，你还是很漂亮。”

母亲年轻时极美，我的容貌，许是得她真传。而现在，母亲，只剩凋零前的憔悴。

母亲露出一丝笑容，“拂朗，我走了，你不要哭，我是去找你爸爸。我想他了。以后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你不要担心。而你只要记得，我们不管在不在你身边，都非常爱你，并且，我们一起的时光，很美好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我握紧母亲的手，母亲手指的骨骼也已经僵硬，手掌温度渐失，很冷。我说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不哭。你也放心我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有本事的。”

母亲点头，“妈知道。该吃的苦你都吃过了，你是拂朗，应付得来。”

母亲说的是实话，该吃的苦我都吃过了，我应付得来。这是和平年代，没有战争，没有大的天灾人祸，不过是在略显拥挤的世界上活下去，没有什么难的。而更重要的，我是拂朗，是那种即使脱离了根茎，有一掬清水也可以继续存活数日的花。

当初父亲为我取这样的名字，也正是希望我可以如拂朗般，即使不张扬不绚丽，也可以坚强地在角落里开放，且有着那份别致高傲的美丽。

拂朗是美丽的。一小朵一小朵，独自在枝头，每一个花瓣都那样精致坚强。我想，我做到了，如父亲所期待的那样。

后来，母亲似乎累了，闭上眼睛不再说话。呼吸很虚弱，我也不再说话，靠过去，慢慢把头靠近她的身前，贴得很近，闭上眼睛。

她的手指，在我的掌心里慢慢变凉。还有她的身体。

我知道，我已快要失去母亲。

我没有想到他会来，那个黄金男子。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，也并无愿望再见。

但是我阻止不了他的出现。我的感觉并没有任何偏差，那个男子，虽然他离开了，可是并没有放下我。所以，他很快就找了过来。也许他只是回家跟家人打了个照面吧。

他没有带俗气的高档礼品，只拿了一捧拂朗花。